

遺落的種子

仲星

三月，台北：××紀念醫院

初春的週末夜，能溜的人都藉故溜走了，偌大的急診室只剩下我一個值班實習醫師，和捧著「愛情故事」，看得入迷的實習護士。ECFMG早上考過而且頗有勝算，已沒有什麼好值得我操心的了，想找一個人聊天，而我又不得不顧掃護士的興；她還年青。因此我搖電話給清黛，儘管我還不愛她，但她是目前我可能找到唯一關心我的女孩。清黛漂亮，賦有靈性，雖然她讀的是郊區一所專科學校，我已不在乎這點，何況她又是名門閨秀。現在的女孩有些是很實際的，因此害得男孩子也現實起來，我有這個念頭，是不是我的罪過。

自從醫一那年，麗萍閃電似地和C大高我兩班的李哲夫結婚以後，我對愛和被愛懷著恐懼與敬畏，至少在未曾給自己找到自信和安全以前，我沒有足夠的心情來做這些事。麗萍是第一個令我瘋狂的女孩，當然我們何其坦然於支付一切，在愛的旋渦裡，我為她愈陷愈深，曾幾何時，就在我離開C大從頭唸起醫科那年，她突然別我而去。也許，麗萍根本不欠我什麼，女孩子青春可貴，何況我是窮學生，可是，沒有人能從飄逝的戀情裡，完完整整的回來，我曾追尋，却不得而復失，所以對於清黛我曉得怎樣用心和冷漠。

× × ×

就在我放下電話筒那一剎，門口傳來一輛私家車緊急煞車聲。一對年青夫婦抱個被鮮血染紅的小女孩奔了進來，我本能地迎了上去。竟是李哲夫和麗萍，小女孩當然是他們的女兒。我僵了一下，總算被責任感拉回現實，來不及打招呼，就立刻展開工作，小鈴——他們的孩子——是被蘋果刀割傷了腕動脈，血管總算被我縫住了，可是小鈴情況因失血過多已陷入休克，我決定為她輸血。很快就測出是AB型，不料血庫的AB已用完，我當然知道自己也是AB型，雖然這樣，我還是問了李哲夫，沒想他和麗萍都是B型。於是我捲起衣袖，召來護士。再沒有比救活一個瀕於死亡邊緣的病人，能更令醫師滿足和了悟生命的真諦了。何況，從小鈴可愛的臉蛋，我發現了說不出的似曾相識的什麼。

× × ×

麗萍始終低著頭噙著淚珠，握緊了小鈴的小手，當小鈴悠悠醒來恢復意識後，麗萍終於仰起頭對我感激地一笑——我熟悉的，曾使我憔悴的笑靨——臉上的表情除了喜

悅、感激，也許還有幾分愧疚吧，我想。結婚後的她和我前一樣——或者更好看，這是因為我曾把她的影子留在心裡許久的緣故。哲夫也激動地過來握我的雙手，頗有感情地說：「This is a small world.」，於是，我放棄了再看麗萍一眼。到底，追究是愚蠢的，痛苦的往事讓一個人負擔就夠了。

× × ×

小鈴的情況一直很穩定，一種朝着或什麼的使我守在她身旁直到天亮。等到我回到宿舍躺下來開始回想昨天的事時，却又驚訝得張口結舌。我的天，小鈴不是哲夫的孩子，同時B型夫婦不可能有AB的小孩的。我頗然是坐起，企圖從破碎的往事尋出解答，不錯，麗萍和我曾有過兩情繾綣山盟海誓的一刻，却純是象牙塔式的精神戀愛。以我對麗萍的了解之深，她絕不會是那種女人的。或許這可能是醫學的奇蹟，因此我決心打破沙鍋問到底，從麗萍口中或可得到一點資料。雖然是單身漢，倒也知道婚姻就像是顆晶瑩的鑽石，容不得一粒細砂，在哲夫面前便絕對不提這事。報復是多餘的，況且哲夫是無辜的。

等到麗萍被我技巧地問出答案時，我已無法克制自己，天啊，小鈴才是我的女兒，世上竟會有這麼巧的事。我發狂似奔進教堂，向神父告解，祈求天主寬宥我鑄下的大錯。

× × ×

醫二下那年，父親經商失敗，家境一蹶不振，到了快開學時接到家裡寄來一筆錢及短箋：「吾兒，我們想盡辦法，典當一切也只能籌到夠你註冊的錢，你要的顯微鏡和解剖書只好自己設法了。父字。」無可奈何之餘，我找到了當時任婦科主任的表舅，或許他願幫我一點忙。

第二天，表舅給我足夠買顯微鏡和圖譜的款子，及一個衛生套。我便被關進一間小房子。等我出來時天已黑了。我悄悄地由後門溜出醫院，截了計程車直奔書店，把那不可告人的事，永遠埋在心底。

難道，當時在另一房子等「人工授精」的，竟會是結婚二年未育，瞞著哲夫的麗萍嗎？

再度找到表舅，從發黃的病歷我被證實是小鈴千真萬確的父親。迫不及待地趕回醫院，踏進頭等病房，小鈴睡得正香，我終於忍不住掉下懺悔的眼淚。

我不打算把這事告訴任何人，甚至是小鈴她——我遺落的種子。